

我们的脸可能会泄露某种揭示我们性格的秘密。在见到一张陌生脸的最初十分之一秒内，我们已经对这张脸的主人作出了判断——或富有爱心，或可以信赖，或争强好胜，或个性外向，或称职能干等等。那种不自觉的瞬间判断一旦形成，就会出人意料地难以改变，我们还会据此采取相应的行动。

# 不要责怪人们常常“以貌取人” 因为脸部会泄露我们性格的秘密

辨面相、识性格的理念可回溯到古希腊。由于瑞士诗人约翰·拉瓦特儿的专著阐释，它在18世纪后半叶风靡一时。在达尔文时代，它被视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只是到19世纪后半叶，观相术才被当作伪科学打入冷宫。

如今，这一领域正在经历着某种程度的复苏。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正在重新评估我们从一张张脸上读取的信息，调查它能否让我们从中瞥见某些人格特征或者是否有助于塑造当事人的命运。和昔日风行的模式比起来，方兴未艾的“新观相术”更加隐晦微妙，但其令人着迷的程度却丝毫不逊色。



## 做一个脸部测试

为了调查心理个性的某些细微侧面是否与脸部长相有关，英国《新科学家》杂志最近进行了一次试验。事先，它要求参试者提供一张目光直视镜头的照片，并在网上完成简单的人格特征问卷，对自己进行或幸运、或幽默、或虔诚、或可以信赖的个性评级。

据悉，报名参加试验的达1000余人。首先，根据这些个性自我评估，确认4种性格特征特别明显的男女小组。然后，用电子方式对这些人的照片进行混合加工，以便制作合成图像。

比方说，两张脸都是眉毛浓密，眼窝深陷，那么合成的图像也会显现这些特征。如果一张脸是小鼻子，另一张脸是大鼻子，那么最后形成的图像就会呈中等大小的鼻子。

合成的图像千姿百态，各具特色，人们能够辨识图像背后的个性吗？为了探明真相，杂志编辑部将个性特征尤为显著的合成图像，经过匹配在网上公布。结果，有6500多人上网点击，尝试确认不同个性的脸相。女性的脸所泄露的秘密似乎远比男性来得多。从网上公布的结果来看，对幸运型和虔诚型脸相的正确辨认率分别为70%和73%。与可以信赖的特征相联系的女性合成图像，其辨认成功率达到具有统计意义的54%，这一点恰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契合。

◀这组图是用电脑合成的人脸图像，上面A、B均为女性，下面A、B均为男性。根据他们的脸部表情，您认为这组男女中，到底是A还是B更符合虔诚型的性格？（答案在本版找）

## 外貌与人格存在一定关联

尽管不要以貌取人的告诫早已陈腐过时，但第一印象仍极具影响力。在见到一张陌生脸的最初十分之一秒内，我们已经对这张脸的主人作出了判断——或富有爱心，或可以信赖，或争强好胜，或个性外向，或称职能干等等。那种不自觉的瞬间判断一旦形成，就会出人意料地难以改变。更何况，对于一张特定的脸，不同的人会得出极为相似的结论。

人们还会根据这些瞬间判断，采取相应的行动。面相看上去颇为能干的政客，竞选获胜的概率会更大一些。盛气凌人的CEO，更可能经营一家有利可图的公司。当娃娃脸的男子出现在法庭上时，他们要比面容老成的同伙更可能被开脱罪责。不过，他们也更可能被判决犯有玩忽职守罪。

还有一种所谓的“吸引力光环效应”也已得到公认。被视为美貌的人不仅情侣众多，而且也被判断为交友广阔、体格强壮、富有性感、睿智和健康。从来自旁人的回头率到刑事司法制度的另眼相看，他们的境遇可能处处胜人一筹。

这样的瞬间判断有什么依据吗？普

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家亚历山德·托多罗夫指出，不同的人固会对特定的脸得出相似的结论，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面相与人格之间真的存在某种对应关系。

然而，还有一些证据表明：我们的脸可能会泄露某种揭示我们性格的秘密。1966年，密歇根大学的心理学家曾要求84名先前从未谋面的大学生，一言不发地坐上15分钟，完全根据外貌来评估彼此的人格特征。对于外向型、神经质和开放型这三种特征，观察者的瞬间判断符合真实人格记录的频度大大超过以往的概率。

近年来，研究人员对外貌与人格之间的联系展开了重新调查，最引人注目的当推英国斯特林大学的安东尼·利特尔和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大卫·佩雷特。他们指出，密歇根研究中，参与者可能被姿势、动作、衣着等因素所左



右。但是，当利特尔和佩雷特运用大头照而不是真人被试对象进行重新试验时，他们也发现面相与人格之间存在着联系——虽然仅限于外向型和神经质两种类型。

从这些试验中不难看出，我们对面部的瞬间判断确实蕴含着一定的真实性。利特尔认为，可能是进化让我们完成了捕捉此类信号的磨砺。

## 以貌取人是一种“过度概括”

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的莱斯利·泽布罗维奇说，瞬间判断在很多场合并不准确。据她解释，我们动辄以貌取人的迅捷性，常常是对更加基本的回应的一种“过度概括”。就如同在一些飞蛾、蝴蝶和鱼类身上，长有炫耀性的圆形标志——眼点，这些眼点对食虫动物发挥着一种威慑力量。但眼点并不等同于眼睛，长有娃娃脸的人也并不是孩子气十足，但观察者很可能对他们作出如是反应。

我们对丑陋容貌所作出的反应情况也相仿，据她解释，这便是对病人或天生畸形者的进化性厌恶的一种过度概括。

另一位倾向于过度概括说的研究

人员是托多罗夫。最近，他和普林斯顿同事尼古拉斯·奥斯特霍夫提出一种理论，试图从面相如何具有威胁性的角度来解释我们的瞬间判断。他们要求参加试验的人对照片中不带感情的脸部作出直觉反应，通过对所有回应的筛选，把它们归结为两种基本因素：那张脸看上去多么值得信赖，或多么盛气凌人。然后，他们准确地计算出脸部长相的哪些侧面与貌似可以信赖、不可信赖、盛气凌人或温和屈从的特征发生关联。

接着，他们利用一款商业程序来构筑任意随机的脸，让它们经变形而构成面部表情各异的夸张漫画。例如一张极其值得信赖的脸，嘴巴呈U字

形，眼睛里流露出一种近乎惊讶的神色。而不可信赖的脸，则嘴角下垂，两道眉毛扭结着呈V字形。

最后，他们把这些脸拿给参加试验的人看，还向他们提出一个不同的问题：它们看上去表达了什么样的情绪？这些人众口一词地宣称：可以信赖的脸看上去十分快活，不可信赖的脸显得怒气冲冲，盛气凌人的脸被认为充满阳刚之气，而温和屈从的脸则阴柔似女性。

托多罗夫和奥斯特霍夫得出结论：我们在进化中形成了一种本能，善于根据面部表情来推断当事人的情绪，进而了解他们伤害我们的意图和实施这个意图的能耐；建立在面相基础上的人格评判，便是对这种本能的过度概括。

## “千万别装鬼脸”

某些人格特征究竟是如何写到我们脸上的？

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的佩雷特凭直觉认为，这种联系是在我们对面容所持的偏见变为自验预言时形成的。关于这一理念，早在1977年就有研究人员进行过调查。我们的期待可能导致我们按印证那些期待的方式去影响人们的行为举止：一贯把某些人看成是不可信赖的，他们到头来就会按那种方式行事。

“面相带男子气的婴儿长大后会成为面相带男子气的儿童和成人。”佩雷特说，“父母和社会对这些线索的反应可能有助于塑造行为和人格。从本质上而言，人们往往会朝符合其面相预期的性格发展。”

然而，这种效应有时候是按正相反的方式发挥作用的，尤其是对那些看似聪明伶俐的人而言。

娃娃脸的男子通常受教育程度较高，更有冲劲，比貌似成熟的同伴更易赢得军功章。他们也更可能沦为罪犯。泽布罗维奇还发现：娃娃脸的男孩动辄吵架并充满敌意，更可能在学业上好高骛远。她称之为“自我挫败预言效应”：长有娃娃脸的男子竭力想反驳他人对自身的期待，到头来造成了过度补偿的后果。

还有一种理论，使人不由得回想起父母辈沿已久的告诫：千万别装鬼脸，因为脸部会那样“凝固”住的。按照这种理论，我们的人格在塑造我们的脸部长相。20年前的一项研究为此提供了佐证：经常生气的老人即使被要求摆出不偏不倚的表情时也会显得恼怒不已。相伴一生的愁容满面、乖戾脾气和怪相鬼脸，似乎烙下了深深的岁月痕迹。

达尔文本人对此也有过精辟的论述：“不同的人会根据各自的禀赋，频繁地使用不同的脸部肌肉；因此，那些肌肉的发育也许会得到强化，脸部的皱纹或纹路也会因其习惯性收缩而变得更加昭然若揭。”我们拥有一张与内心世界相映的脸。看来，达尔文又一次走在了他的时代前面。

（据《文汇报》）

《新科学家》杂志脸部测试答案：虔诚型：女性A，男性A。）